

晚明漢語聲母的幾個特點

孫 強

—

十六、十七世紀近代漢語聲母系統研究的語音資料有刊行於明代後期韻書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喬中和《元韻譜》（1611）、樊騰鳳（1601—1664）《五方元音》、呂坤《交泰韻》（1613）、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以及漢語羅馬字、漢語諺文對音材料。本文僅就聲母的分類情況，以及有關的語音演變問題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請方家批評指正。

二

（一）全濁聲母的完全消失

“並、奉、定、澄、群、從、邪、牀、禪、匣”是等韻三十六字母中的一套全濁聲母。

元代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從北曲的實踐出發並且進行理論總結，將字的讀音分成 19 韻譜，提出平分陰陽、入派三聲，通常被研究者看作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是近代音與中古音的分水嶺。《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最早是羅常培考訂出來的 20 聲類，後來的研究者又補充了一個“仰”類，即中古音的

“疑”母字。《中原音韻》聲母系統最突出的特點是濁音清化。即中古濁音（全濁）字普遍與清音（全清、次清）字混並，上聲的全濁音字一律變為去聲，跟去聲的全濁、全清音字混並。這更增添了《中原音韻》在語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根據同時代其他音韻資料《古今韻會舉要》（1297）、《七音三十六字母通考》、《蒙古韻略》、《蒙古字韻》的音系來說，全濁聲母自成一類，就是說濁聲母還完整地保存下來。不僅如此，從當時紀錄漢語聲母系統的幾種音韻資料如陳晉翁《切韻切掌圖節要》三十二字母、吳澄（1249—1333）的三十六字母、元代《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後集卷九幼學類“六十字訣”二十八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射字法》所記錄的字母詩，七言四句二十八字母也都反映出一個明顯的共性：全濁聲母自成一類，完整地保存了下來。當時的漢語與非漢語的各種對音資料，如梵漢對音、藏漢對音和蒙漢對音也都保存一套全濁聲母。這說明元代漢語存在着聲母顯然不同的兩個語音系統。從前的學者龍果夫、羅常培、服部一郎注意到這個問題並作了解說。龍果夫把兩個語音系統一個叫甲類（保存濁音），一個叫乙類（濁音清化的），甲類大概因為政治的緣故在一些地方拿它當作標準官話，可是這些地方的口語是乙類的。羅常培更明確地指出，甲類代表官話的，乙類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說一個是讀書音，一個是說話音。楊耐思認為這兩個系統應該都是當時實際存在的漢語“官話”的標準音或者說是當時“官話”語音的兩個側面^①。

無論如何解釋，元代漢語實際上存在着聲母顯然不同的兩個語音系統，這反映了共通語標準音的矛盾現象，而從普通話語音史的角度來看，其實這反映了元代漢語祇是濁音清化這一語音演變的一個過渡時期，這一音變還沒有最終完成。

明代漢語中這兩套聲母系統趨於一致，因為甲類語音系統的全濁聲母也消失了。刊行於明代後期北京話韻書《重訂司馬溫公

等韻圖經》(1606) 是一次大膽的革新。作者徐孝採用的聲母代表字，同以前正統的韻圖一樣，但却略去了濁聲母並、奉、定、澄、群、從、牀、禪、邪、匣，非常明確地反映了中古全濁聲母消失的現象。以通攝爲例，並母的“彭”歸在滂母、奉母的“馮”歸在非母、定母的“同”歸在透母、澄母的“蟲”歸在穿母、群母的“窮”歸在溪母、從母的“層”歸在清母、牀母的“繩”歸在審母、禪母的“成”歸在穿母、匣母的“恒”歸在曉母，這些全濁聲母字都並入了相應的清聲母。不僅如此，記錄同時期漢語聲母系統的幾種音韻資料如喬中和《元韻譜》(1611) 二十一字母、樊騰鳳(1601—1664)《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呂坤《交泰韻》(1613) 二十字母、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 二十字母也都反映出一個明顯的特性：全濁聲母消失。在當時的各種對音資料如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 漢語羅馬字註音資料《西儒耳目資》(1626) 二十聲母。例如在二十聲母“責、測、者、捨、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額、勒、麥、搨、色、石、黑”中，並母的“皮”歸在“魄”聲母、奉母的“肥”歸在“弗”聲母、定母的“田”歸在“忒”聲母、澄母的“茶”歸在“捨”聲母、群母的“强”歸在“克”聲母、從母的“全”歸在“則”聲母、禪母的“蟬”歸在“捨”聲母、匣母的“閑”歸在“黑”聲母、邪母的“祥”歸在“色”聲母，反映了全濁聲母消失的特點。朝鮮諺文漢語對音資料二十三類聲母也都沒有全濁聲母，值得注意的是朝鮮申叔周《洪武正韻譯訓》(1455) 將《洪武正韻》的三十一聲類減去一套全濁聲母，但仍用“並書”譯寫，朝鮮崔世珍《四聲通解》(1517) 把表“全濁”的“並書”一律改爲單字母，表明“全濁”消失濁音性質。

全濁聲母的消失反映了漢語的聲母系統大大簡化的特點，對明代漢語的語音系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原全濁聲母字平聲歸入陽平，上聲歸入去聲，入聲字歸入平上去三聲。在發音方法上聲

母系統顯著的特徵清濁對立已變為清聲母的不送氣和送氣的對立。全濁聲母的消失也是普通話語音史上重要的現象，是口語和書面語標準音統一的標誌之一。

(二) “知、章、莊、日”四組聲母完全合併為一組而且不與細音韻母相拼

“知、章、莊、日”是指《切韻》音系的“知徹澄、章昌船書常、莊初崇生俟、日”等聲母。這四組十四類聲母，到了十三、十四世紀時，發生了歸併現象。當時有關音韻的各種資料，都反映了這種歸併現象。前人利用周德清（1277—1365）的《中原音韻》（1324）作為基本材料，來研究當時的聲母分類，所得的結論有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歸並後形成一套（四類）聲母；另一種意見認為歸並後形成兩套（八類）聲母。關於漢語的八思巴字譯音，前人考訂出的聲母系統，在這一點上同樣存在着分歧意見。龍果夫（1900—1955）構擬的“古官話”聲母系統，知組、章組、日母的變音為一套（五類），莊組的變音為一套（四類）。羅常培先生不同意龍氏的這一看法，認為不僅是知組跟章組合併，而且莊組也一同合併了。楊耐思根據八思巴字譯音材料證明“知、章、莊、日”的變音祇有一套聲母，而不是兩套聲母，但他也說明這一套聲母的字在韻部中歸為兩類：“知_三、章、徹_三、昌、澄_三、船、書、常、日”為一類；“知_二、莊、徹_二、初、澄_二、崇、生、俟”為一類。這反映了元代漢語聲母系統極端彼此分歧的特點^②。而且在元代漢語中，“知、章、莊、日”四組聲母既可以與洪音韻母相拼，也可以和細音韻母相拼。

明代漢語中聲母系統的這一分歧得以消除，因為“知、章、莊、日”四組聲母完全合併了。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將四組聲母歸併為一組，用一套四類“照、穿、審、禪”四個字母表示。如章母的“支”、知母的“中”、莊母的“爭”都歸在照母。不僅如此，記錄同時期漢語聲母系統的幾種音韻資料

如喬中和《元韻譜》(1611)二十一字母的“中、揣、誰、戎”、樊騰鳳(1601—1664)《五方元音》二十字母的“竹、蟲、石、日”、呂坤《交泰韻》(1613)二十字母的“照、穿、審、日”、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二十字母的“枝、春、上、人”也都反映出一個明顯的特性：“知、章、莊、日”四組聲母完全合併為一組。在當時的各種對音資料如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漢語羅馬字註音資料《西儒耳目資》(1626)二十聲母的“者、扯、石、日”中，如知母的“中”、莊母的“爭”、章母的“種”歸在“者”聲母，反映了幾組聲母合併的特性。朝鮮諺文漢語對音二十三類聲母的捲舌音也都反映了這一特性。

“知、章、莊、日”四組聲母完全合併為一組也反映了漢語聲母系統大大簡化的特點，影響了晚明漢語的語音系統，原四組字合為一組。在元代漢語中，這四組聲母還既可以出現在細音韻母之前，也可以出現在洪音韻母之前，但在明代漢語中就不可以和細音韻母相拼了，原細音字在捲舌音後細音韻頭消失，原二三等字混雜在一起成為一組。在明代漢語中捲舌音不可以和細音韻母相拼這一語音現象和現代普通話是一致的，而見組字和精組字仍然能够洪細兩拼，這說明見組字和精組字還沒有發生分化。

(三) “影、喻、疑”三個字母的合併

“影、喻、疑”是等韻的三個字母，“影”是清聲母字，“喻、疑”是次濁聲母字。

“影、喻”在十三、十四世紀出現的漢語聲母系統中分化成“影、幺、魚、喻”四個聲類。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以及卷首轉引的《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朱宗文《蒙古字韻》都是這樣分類的，這四個聲類的八思巴字譯音為“·(影)、j(幺)、(魚)、j(喻)”。《切韻》和等韻三十六字母的“影”分化為“影、幺”，《切韻》的“雲、以”，等韻的“喻”，分化作“魚、喻”，跟《切韻》完全相合，即魚=雲，喻=以。

這四個聲類在同期另外的音韻資料首先在《中原音韻》裏，明顯地表現出已經歸併了。《中原音韻》的上、去、入作去，“影、喻”，“影、魚”，“幺、喻”同在一音，用繫聯法繫聯起來，可以是“四合一”。《中原音韻》把這四類歸併成一類，在平聲裏分爲兩類：“影、幺”歸平聲陰，“魚喻”歸平聲陽。其次，再把它們同其他音韻資料陳晉翁《切韻切掌圖節要》三十二字母、吳澄（1249—1333）的三十六字母、元代《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後集卷九幼學類“六十字訣”二十八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射字法》所記錄的字母詩，七言四句二十八字母相比較，也表現出已經歸併了。大致是“影幺”爲一類，“魚喻”爲一類。都是把這四類分爲二類：“影幺”、“魚喻”。“影幺”歸“清”，“魚喻”歸“濁”。這些資料所反映的語音都是保存“濁”聲母的。這四個聲類，中古時候都是具有輔音和半元音聲母的，到了元代，輔音聲母失去，或以元音開頭，或以半元音開頭，在濁音已經清化的《中原音韻》聲母系統裏，可以歸納爲一個聲位，就是零聲母。也就是說，從表面現象來看，聲母在分化，而實際上是歸併。在保存“濁”音的聲母系統中，可以歸納成兩個聲位，一歸“清”，一歸“濁”。這兩類裏面又各有“洪、細”的區別，“洪音”應該是開的，低的元音開頭，“細音”應該是關的、高的元音開頭^⑤。這樣看來，“影、喻”在元代漢語中存在着顯然不同的三組聲類。

部分的“疑”母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漢語中還能保存/ŋ/。前人利用周德清（1277—1365）的《中原音韻》作爲基本材料，來研究當時的聲母分類，所得的結論是：“疑”母還存在，但大部分“疑”母字已經與“魚、喻”合流了。不僅如此，根據同時期其他音韻資料《古今韻會舉要》（1297）、《七音三十六字母通考》、《蒙古韻略》、《蒙古字韻》的音系來說，“疑”母也還存在。從當時記錄漢語聲母系統的幾種音韻資料如陳晉翁《切韻切

掌圖節要》三十二字母、吳澄（1249—1333）的三十六字母、元代《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後集卷九幼學類“六十字訣”二十八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射字法》所記錄的字母詩，七言四句二十八字母也都反映出一個明顯的共性：“疑”母還存在。有一部分“疑”母字失去軟腭鼻音，跟“魚、喻”合流了。這就是所謂“牙音”轉為“喉音”，“疑母入喻母”。“疑”變“魚、喻”的條件也是有規律的，跟“影、幺”分化規律恰好也是一致的^④。可以說在元代漢語中“疑”母是一個獨立的聲類，其中部分字入了“喻”母。

明代漢語中“影、喻、疑”合併的特點。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將“影、喻、疑”歸為一類，用一個“影”字母表示。例如疑母的“敖”、影母的“委”、喻母的“引”都歸在影母。不僅如此，記錄同時期漢語聲母系統的幾種音韻資料如呂坤《交泰韻》（1613）二十字母的“影”、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二十字母的“一”也都反映出一個明顯的特性：“影、喻、疑”歸為一類。但是如果根據同時期其他漢語聲母系統的音韻資料樊騰鳳（1601—1664）《五方元音》二十字母的“雲、蛙”、喬中和《元韻譜》（1611）二十一字母的“翁、外”都分成兩類。《五方元音》的“雲、蛙”二母祇是一個零聲母的兩個變體，“雲”母用於齊齒、撮口，“蛙”母用於開口、合口。《元韻譜》中“影、喻”合為一組，而“疑”母仍保存，前者用“翁”標目，後者用“外”標目。較早的朝鮮諺文漢語對音資料崔世珍《四聲通解》（1517）將“影、喻、疑”三初聲合併作一類。而同時期的漢語羅馬字注音資料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西儒耳目資》（1626）二十聲母的“額”表明“影、喻、疑”合為一類，如影母的“哀”、喻母的“為”、疑母的“我”都歸在“額”聲母，但兩種對音材料的讀音都有兩類：一類讀如零聲母，一類是輔音聲母/ŋ/。歸納來說，在明代漢語中，“影、喻”兩母

合併爲一組，而“疑”母存在兩種語音情況：一類與“影、喻”合併爲零聲母；一類是獨立的輔音聲母/ŋ/。

“影、喻、疑”的基本合併也反映了明代漢語聲母系統簡化的特點，“影、喻”在元代漢語中存在着顯然不同的三組聲類，而在明代漢語中，“影、喻”兩母合併爲一組，主要原因是濁音的清化，“影、幺”、“魚、喻”的清濁對立消失，受該聲母影響的“洪”、“細”的對立就轉變爲普遍的介音的分類。“疑”母基本上與“影、喻”合併，但存在兩種讀音情況。這與現代普通話是不一致的。

三

元代漢語，從元周德清《中原音韻》(1324)的語音系統看，與從跟《中原音韻》同期出現的許多其他的音韻資料如《古今韻會舉要》《蒙古字韻》所反映的語音系統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別，相對於韻母方面的差別來說，聲母方面的差別比較大，如元代漢語存在濁音清化的聲母系統與存在全濁聲母的聲母系統並存的情況，這反映了語音變化的過程。近代漢語的一些重大的語音趨勢在《中原音韻》裏就已經有了，而《中原音韻》與同期其他音韻資料的差別可以說元代是一些普通話語音史重大語音變化的過渡時期，有些音變直到明代後期纔得以完成。

總而言之，由於全濁音的完全消失，“知、章、莊、日”的合併，“影、喻、疑”的基本合併，晚明漢語的聲母系統大大簡化了，等韻時代的三十六字母演變成晚明二十一字母。

晚明漢語的二十一字母

幫	非	端	見	精	照	審	曉	影
p	f	t	k	c	cr	sr	x	Φ
滂		透	溪	清	心	穿		

ph	th	kh	ch	s	crh
明	微	泥			疑 來 日
m	v	n		ŋ	l zr

〔注釋〕

- ①楊耐思《元代漢語的濁聲母》，《近代漢語音論》p117—128。
- ②楊耐思《漢語“知、章、莊、日”的八思巴字譯音》，《近代漢語音論》p75—86。
- ③④楊耐思《漢語“影、幺、魚、喻”的八思巴字譯音》，《近代漢語音論》p62—74。

〔參考文獻〕

- [1]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 [2] 金尼閣 明 《西儒耳目資》，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3] 徐孝明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南京圖書館藏書。
- [4] 薛鳳生 1999 《漢語音韻史十講》，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5]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6] 楊耐思 1997 《近代漢語音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7] 楊亦鳴 1992 《李氏音鑿音系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孫強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郵編 610064）